

阿盛說：

散文之「散」，即在於題材、方式皆自由。

散文易透露作者的人格特質，「真摯」與否，藏不住。

因是，作者須將心靈交付讀者，方不至於淪為文字遊戲。

注視腳踏的土地，抓住人性作文章，

秉此原則，作品自有可觀。

阿盛

新世紀散文家

14

精選集

陳義芝◎主編

NEW CENTUR
ESSAYISTS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新世紀散文家⑭

新世紀散文家：阿盛精選集

Selected essays of A Shen

著 者：阿 盛

發 行 人：蔡 文 甫

發 行 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

電話／02-25776564 · 傳真／02-25789205

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
網 址：www.chiuko.com.tw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738號

門 市 部：九歌文學書屋

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173號（電話／02-27773915）

印 刷 所：崇寶彩藝印刷有限公司

法 律 顧 問：龍躍天律師 · 蕭雄淋律師 · 董安丹律師

初 版：2004（民國93）年11月10日

定 價：290元

ISBN 957-444-176-8

Printed in Taiwan

（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阿

新世紀散文家
14

盛

精選集

陳義芝◎主編



編輯前言・推薦阿盛／陳義芝

鄉下「讀冊人」／呂正惠

——阿盛以及他的時代

阿盛散文觀

23 13 7

輯一 華年煙火

25

木村三郎還在

優婆夷蝶戀花

流銀虱目魚

華年鬼故事

煙火醬菜

天演貓狗鼠

6 5 4 4 3 2
7 7 8 1 4 7

75

輯二 平陽八營

風流龍溪水

銀鯧少年兄

八營會平陽

拾歲磚庭

十殿閻君

容顏新加坡

127

輯三

白玉雕牛

散文廟群島
白玉雕牛
腳印蘭嶼

1 1 1
4 3 2
4 8 9

1 1 1 9 8 7
2 1 0 2 5 7

199

輯四

稻菜流年

有請蝶仙

六月田水

故事杏仁

姑爺莊四季謠

心情兩紀年

選舉的故事

石頭羅漢傳

狀元厝裡的老兵與狗

急水溪事件

酒店關門我就走

火車與稻田

乞食寮舊事

2
4
2

2
3
5

2
2
9

2
2
2

2
1
5

2
0
8

2
0
1

1
8
9

1
7
7

1
7
7

1
6
2

1
5
3

輯五

人間浪子

稻菜流年
契父上帝爺

257
250

鹹風故事

267
272

春秋麻黃

280
286

同學們

280
286

人間浪子

280
286

廁所的故事

294
294

春花朵朵開

300
300

阿盛寫作年表

阿盛散文重要評論索引

313
309

編輯前三言

陳義芝

熟識中文創作的人，對先秦諸子散文、漢代紀傳體散文，以及李密、陶淵明、江淹、庾信等人的六朝文，韓、柳、歐、蘇代表的唐宋文，必不陌生。清初吳楚材、吳調侯叔侄編注的《古文觀止》，網羅歷代名篇雖有遺漏，但大體輪廓的掌握分明，仍是研讀古代散文最重要的讀本。

今天我們讀古代散文，除《古文觀止》上的文章，論、孟、莊、荀，也不可棄，因為是源遠流長的文化氣質。歸類為小說的《世說新語》，寫人敘事清雅生動，當小品文讀也不錯，可欣賞它精鍊的筆觸、機智的餘情。而繼明代歸有光、張岱之後，猶有黃宗羲、袁枚、姚鼐、蔣士銓、龔自珍……

古人說，「文之思也，其神遠也」，又說，「事出於沉思，義歸乎翰藻」，當文統與道統釐清，藝術的想像力與語言的精緻性即獲得高度發揚；迨至明代獨抒性靈，清代提倡義法，民國梁啟超錘鍊的新文體（雜以俚語、韻語及外國語法），兩千年來中文散文的山形水貌，因而更見壯麗。可惜今人不察中文散文有其獨特鮮明的傳統，往往

以西方不重視散文為名，任意貶損散文價值，誤導文學形勢。

究實而言，粗糙簡陋的經驗記述，與不具審美特質的應用文字，當然算不得散文，就像這世界充斥許多聲音，只為溝通、發洩之用，或無意為之，毫無旋律可言，也就算不得是音樂。但我們不能因為聲音之產生容易而漠視聲音之創造，同理，不能因「非散文」之充斥而不承認散文所展現的生命價值、啓蒙作用。〈庖丁解牛〉、〈出師表〉、〈桃花源記〉、〈滕王閣序〉之所以千古傳誦，正在於作家內在精神之凝注與文學意趣之揮灑，代代有感應。

清末劉熙載《文概》講述作文七戒：「旨戒雜，氣戒破，局戒亂，語戒習，字戒僻，詳略戒失宜，是非戒失實。」分別關切文章的主題、文氣、布局、語字、結構、義理，我們拿這個標準來檢視現代散文，也很恰適。試以現代（白話）散文前期名家的看法為例。

周作人主張散文要有「記述的」、「藝術性的」特質，「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」，「真實簡明便好」。

冰心主張散文創作「是由於不可遏抑的靈感」，並且是以作者自己的靈肉「來探索人生」。

朱自清說：「中國文學大抵以散文為正宗，散文的發達，正是順勢。」他認為

散文「意在表現自己」，當然也可以「批評著、解釋著人生的各面。」

魯迅主張小品文不該只是「小擺設」，「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須是匕首，是投槍，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；但自然，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。」

林語堂說小品文，「可以發揮議論，可以暢泄衷情，可以摹繪人情，可以形容世故，可以札記瑣屑，可以談天說地。」又說散文之技巧在「善治情感與議論於一爐」。

梁實秋特重散文的文調，「文調的美純粹是作者的性格的流露」，「散文的美，不在乎你能寫出多少旁徵博引的故事穿插，亦不在多少典麗的辭句，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乾乾淨淨直截了當地表現出來。」

以上這些話皆出現在一九二〇年代，可見白話散文的基礎一開始就相當扎实。

梁實秋以降，台灣文壇的散文名家，從琦君到張曉風，從林文月到周芬伶，從王鼎鈞到簡媣，從董橋到蔣勳，並時聚焦的大家如吳魯芹、余光中、楊牧、許達然，幾乎沒有一個不是集合了才氣、人生閱歷、豐富學養與深刻智慧於一身。他們的散文大筆馳騁自如，頗能融會小說情節、戲劇張力、報導文學的現實感、詩語言的象徵性。散文的屬性被發揮得淋漓盡致，散文的世界乃益加遼闊；散文的樣式不再只循舊式美文、雜文、小品文或隨筆的路徑，科學散文、運動散文、自然散文、文化散文或旅行文學、飲食文學，為人間開發了無數新情境，闡明了無數新事理。

隨著資訊世紀的來臨，文類勢力迭有消長，我預見散文的影響力將有增無減，而每位作家收入一兩篇的散文選，光點渙散，已不足以凸顯這一文類的主流成就。「新世紀散文家」書系（九歌版）因而邀當代名家自選名作彙輯成冊。柳宗元談讀諸子史傳的收穫，曾說：「參之《穀梁氏》以厲其氣，參之《孟》、《荀》以暢其支，參之《莊》、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參之《國語》以博其趣，參之《離騷》以致其幽，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。」必先了解各家的藝術風格、表達技法，方能於自我創作時創新超越。這套書以宜於教學研究的體例呈現，歡迎走文學大道的朋友從散文下手！這批優秀作家的作品見證了一個輝煌的散文時代，他們的創作觀更合力建構出當代中文散文最精粹的理論！

——二〇〇二年五月於台北

推薦阿盛

阿盛是無可取代的鄉土作家。在磚庭土厝的變動光影裡，在民間底層人物的辛酸記憶裡，他創造了一種獨特韻致的「說書」風格。滄海桑田牽引的生活細節，百味雜陳的生命體會，以及煙熏斑駁的信仰，在他筆下都栩栩如生地存活。

將近三十年寫作歷程，阿盛從十餘冊集子選出這三十五篇傑作，演述文章的正宗大法，見證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文學真義，為近半世紀他所親歷的台灣立傳，誠懇樸厚，誠一代名家手筆！

——陳義芝

鄉下「讀冊人」

——阿盛以及他的時代

呂正惠

當代台灣作家中，我對黃春明、吳晟和阿盛特別偏愛。我生長於南台灣的一個偏僻的小農村，雖然在十三、四歲時就遷居台北，雖然在鄉下時從來就沒有幹過農活，但在深心裡卻一直覺得自己是個鄉下人。即使在城市已經住了四十年，即使現在已經無法過農村生活，但仍然以為自己是鄉下人。

進入大學以後，我開始閱讀當代台灣的作品，有喜歡、也有不喜歡的。六〇年代末，我從《文學季刊》讀到黃春明〈青蕃公的故事〉，第一次看到把台灣的老農夫寫得這麼親切而

動人，從此就喜歡黃春明。七〇年代初，在別人的推薦下讀了吳晟的詩集《吾鄉印象》，發現原來鄉下人的牢騷、辛酸和委屈也可以寫進詩中，從此以後就記住有吳晟這麼個人。

七〇年代是所謂「鄉土文學」的時代，出現了許許多多的「鄉土」作品。我在其中發現了一些「爲鄉土而鄉土」的東西，有一些虛矯氣，並不很喜歡。當然有一些人並不一定寫鄉土，但也不能說不好。但至於說到「鄉土味」，道道地地的，並不摻雜由城市品味去多多少少「仿造」出來的，我發現，阿盛正是其中較突出的一位。

二

不能否認，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，這一點我不但不反對，而且還舉雙手贊成。替鄉下人講話一點也不算錯。七〇年代的黃春明和吳晟也都比以前「政治化」，即使他們的作品未必比以前好，但總不能說他們的更爲「覺醒」是不對的。

比起來，七〇年代末開始進入文壇的阿盛，反而比較不具「政治性」。但也不能因此說，阿盛不愛鄉土，或說，他的鄉土味不足。

阿盛的成名作可能是一九七八年三月發表的〈廁所的故事〉。此文開頭就說：

開始唸小學那一年，我第一次看見衛生紙，至於正式使用，是在二年級的時

候，在這之前，解手後都是用竹片子或黃麻稈一揩了事。

這樣簡單的一句話，對於具有相同經驗的人不知會勾起多少可笑而親切的回憶。從黃麻稈換成衛生紙，是我們生活中的一件「大事」。鄉下人生活中的每一次變化都是神奇而不可思議的。同時，爲了適應每一次變化，鄉下人一次次的表現了他的笨拙可笑、無知而缺乏自信。阿盛這一篇文章雖然寫得幽默有趣，但對於同一成長經歷的人來說，它的意義是難以言傳的。

一九七九年一月發表的〈春花朵朵開〉比較大規模的描寫農村的變化。外行人也許會說，這是藉農村的進步來讚美台灣經濟的起飛。其實不是的。五〇年代台灣的農村生活還是很困苦，對每一個小孩來說，一件新衣服、一雙新鞋子、一個新書包，都可以讓他高興好一陣子。在各種各樣物資鋪天蓋地的現在，很難想像一件微不足道的「小東西」對我們具有的那種重大意義與快樂。「春花朵朵開」這一似乎庸俗的題目，卻貼切了表達了鄉下人在社會「日漸進步」中感受到的人生的幸福。要說到戰後台灣人的「幸福」，從以前到現在，恐怕還找不到有哪一種可以比得上的。

這就是「初出茅廬」的阿盛。也許有人會說，他是靠鄉下的趣事來討喜，那真是對阿盛散文最大的誤解。你可以去比較當時流行的一些類似《湖濱散記》的鄉土散文，就會發現阿